

智能体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逻辑进路

米华全,刘昱伶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智能体是推动大模型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应用形态,通过工具调用、工作流、人机交互等方式,智能体能快速理解并响应实践需求,从而大大拓展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积极并审慎地利用各类智能体已成为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强大的意图理解、任务规划和推理决策优势,通过“理念革新-知识生产-场景拓展-评价转型”的赋能机理,智能体能够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拟人化交互和纵深式对话、教育资源系统化集成和个性化生成、教育场域泛在化拓展和沉浸式体验、教育决策科学化发展和评估精准化转型,以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形态的整体性重塑。然而,智能体技术在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依赖引致的主体削弱化、异构数据导致的知识碎片化、虚拟交往造成的方式疏离化和人文缺失诱发的情感淡漠化等风险挑战。为此,推进智能体的应用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塑造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养,补齐思想政治教育智能体语料短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构建智能体技术生态、健全法规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厚植思想政治教育情怀、增强人机交互过程情感温度。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智能体;大模型;数智化转型;技术生态;人机交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1] ChatGPT、Sora、DeepSeek、讯飞星火等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崛起不仅重新定义了教育过程中的知识交互模式,更成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形态、模式和路径等全方位变革的强大引擎。智能体是将大模型转变为生产力的主要应用形态,通过工具调用、工作流、人机交互等方式,智能体能够实现意图理解、任务分解、任务规划,能有效解决大模型“有脑无手”的问题,为拓宽大模型应用场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目前,部分高校已

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智能体(以下简称思政智能体)展开了初步探索,如电子科技大学“小思”智能体、南开大学“AI 开开”、华中科技大学“爱华导”、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智能体”、北京邮电大学“邮 ai”等智能体的推出,不仅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参与感、提升了育人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也大大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提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人工智能治理新格局实现的重要工具之一,智能体可以全方位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整合、内容生成、互动模式和管理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作为教育数字化战略下的重要议题,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一是

引用本文:米华全,刘昱伶.智能体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逻辑进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6):12-21.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SCJJ25MGC11)

作者简介:米华全(1981—),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mhq@uestc.edu.cn

从理论层面分析发生逻辑,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驱动、数据要素赋能而引发的系统性创变^[2],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为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带来了“奇点时刻”^[3]。二是从实践层面厘清现实困境,如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面对着技术与教育失衡、数据与价值失重的困局^[4],解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供给侧与需求侧、教师与学生割裂开来的二元对立现象^[5]。三是从应用层面探讨因应策略,包括要从价值论、目的论、思维论、动力论、保障论等方面搭建行动框架^[6],提出要构建教学资源聚合平台和虚实相生场景等^[7]。针对教育智能体,学界不仅阐明了其内涵特征和发展历程^[8],也对开发与应用现状^[9-10]及后续推广^[11]进行了研究。现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参考,然而在智能体技术日益成熟并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现有研究聚焦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探究智能体赋能机制的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整体把握,在辨析智能体概念内涵、特征功能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智能体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全景呈现实践过程中的各类风险,旨在全面推动思政智能体发展。

一、智能体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技术优势

智能体又称智能代理,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范式,其理论构建和技术实现与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系统论、控制论及信息论密切相关。在早期计算机学科中,智能体被认为是“能够基于对所处环境的观察(感知)而采取行动的实体”^[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指出,智能体可以“通过感知环境、分析数据自主制定策略,辅助用户甚至独立完成复杂任务”^[13]。简单来说,智能体可以看作是“能够感知外界环境,并能根据外界环境作出相对应答或能自主完成设定目标的程序或实体”^[8]。进一步地,智能体技术是指通过构建具有自主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智能实体实现任务自动化处理的技术体系,核心架构包含大脑(大型语言模

型)、感知(多模态交互)与行动(环境互动)三大模块,应用场景涵盖单智能体、多智能体系统及智能体平台等。基于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逻辑推理、多模态感知、通用学科知识和自我学习等技术能力,智能体不再局限于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能够自主规划任务、感知多模态信息、调用知识库与工具、完成多样化的任务,为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因此,智能体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工具层面的助力,而是能够通过“理念革新-知识生产-场景拓展-评价转型”的全方位赋能体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发展的整体性重塑。

1. 教育理念维度: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拟人化交往和纵深式对话

人工智能是“关于可实现思维、推理和行为的计算的研究”^[14]。构建思政智能体不仅是一场方法论革命,更体现为理念思维的革新。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拟人化交互能力为特征的人机融合思维构成了智能体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征。基于该理念,思政智能体有助于推动传统的“师-生”二元结构向“师-机-生”三元结构的范式转型,形成师生与机器多元协作、智能增强、深度融合、共创共生的人机交互新图景,引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系统性改变。

一方面,助力形成全方位互动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度。智能体支持的人机协同学习,本质上是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与客观世界进行深度互动与认知重构,是人与技术形成的紧密协作、相互赋能并共同进化的过程。相较于低智能化、弱适应性的辅助性技术工具,智能体具有显著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特征,实现了机器智能水平的跃升,极大拓展了人机交互模态范围。基于智能体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全程全时全景化的“对话”式交往形态,使得人机对话从语言互动走向全方位互动,进而推动人机交往向人机融合全面展开,由此不仅能够高度还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搭建融合教育资源和教育主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还能推动形成“理解-共情-对话-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闭

环。换句话说,依托思政智能体,不仅能够帮助师生进行基于智能体的自由对话,还能在师生的提问和反馈中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和传递方式,实现教育思维方式从单向灌输向协同教学、协同学习和协同决策转变,由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性和实效性。

另一方面,推动形成全过程迭代思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纵深感。得益于语音识别、文图识别、知识图谱、神经网络、监督式或无监督式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进化,智能体在数据训练过程中能够主动识别和学习海量数据中的关键知识点,并通过推理上下文与师生进行高效互动,构建探究式学习场景,由此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跨越“一对多”的批量互动方式,重建“一对一”的单独互动形态。这一教育模式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独白式”“点对点”的交往形态,能让师生在与智能体的“对谈”中澄清思想观念,使得学生提问策略更丰富、因果推理更具逻辑性、问题解决方案更具创造性,帮助学生在深层次思考和理解中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如,利用“浙商大 AI 马克思”的智能问答和文献分析功能,学生可通过不断追问,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相关内容,提升探究式学习的广度与深度。

2. 教育内容维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系统化集成和个性化生成

利用监督微调、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模型蒸馏等技术手段,智能体能有力推动教育资源海量化汇聚、创造性生成和精准化匹配,实现深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变革。同样地,基于海量训练数据、深度语义分析等智能技术,思政智能体“能够快速捕捉学习者的认知需求和讨论动态,提供即时、针对性的反馈”^[15],从而弥补传统技术工具在深度协作与个性化支持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资源聚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化集成。思政智能体依托海量异构数据的关联和融通,以跨域链接、交叉映射的方式生成了一张涵盖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人文等诸领域的泛在知识网络,这有助于消除不同学科领域间的知识分隔,为构建兼容并蓄、互动融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奠定了基础。智能体具备

的学科专业知识的检索与整合功能,也有助于理解不同来源和格式的思想教育资源内容(如课件教材、理论解读、实践述评、图片视频、测评试题等),并按照学科属性、时间点、知识点等进行分类整理,建立具有知识脉络关系的思想教育资源知识库,从而突破了优质思想教育资源分散、异构集成困难等限制,以全景式知识供给方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随着时事政治的变化,思政智能体还可实时更新资源库,收集和整理最新的政策文件、社会热点、研究成果等资源,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效性和前沿性。

二是智能涌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造性生产。智能体技术通过学习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规律,能够创造性生成文字、图像和音视频等高质量内容,表现出强大的创意潜力和鲜明的智能涌现特征。智能涌现是算法、数据和算力以特定方式组合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系统展现出的自主推理、跨领域迁移学习等“类人智能”特征。智能涌现能力让智能体突破了传统人工智能仅依赖人类经验来获取知识的局限,有助于帮助使用对象发现新知识、新问题和新规律。基于对语料库中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训练和调优,智能体可通过智能涌现生成丰富的多模态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向创造力和想象力方向发展,让师生在知识的创新性呈现与原创性生产中拓宽视野、收获新知。如,电子科技大学开发的“小思”智能体集成了10多部高校思政课统编教材、100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000多篇期刊论文及大量教学案例与时政要闻等数据,能生成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服务于思政课教学、课程思政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三是精准适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个性化推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16]。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和算法优化极大增强了智能体高效处理多类型数据、精准捕捉信息深层含义的能力,使其能在复杂环境中准确理解并把握用户需求,为探索分众化、精准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造了机遇。遵循“判断-定制-分发/生成”的运作逻辑,思政智能体在持续的对

话过程中能够有效识别学习者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并依托反馈调节持续优化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以建立科学有效的学习者模型,为不同的学习者推荐符合其期待的学习资源及客观的评价结果。在此基础上,思政课教师可制定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帮助学习者完成对知识的建构,以达成尊重差异、兼容并包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和按需施教。

3. 教育场景维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泛在化拓展和沉浸式体验

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但技术并非仅仅作“工具”被嵌入人类社会,而是建构并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新空间。智能体与虚拟现实、数字人技术的系统化集成,有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和场域,构建人机交互的智慧课堂、搭建时空泛在的智联平台、创设沉浸互动的智享情境、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育人和实践育人场景。

一方面,创设泛在式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能体的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为师生提供了时时、处处可学的泛在学习模式:一是在时间维度上,思政智能体构建的人机交互场景突破了教师所受的时间约束,能“即时回应教育对象发出的提问指令,并利用启发性内容生成功能开展不间断的人机对话,给予教育对象及时的教育引导,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随时在场”^[17]。二是在空间维度上,智能体进一步促成了人机之间的沟通反思与思想认同,营造了内容适配度高、对话连续性强的精神交往空间,促进了虚拟语境与现实语境的有机融合。

另一方面,创设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能体集成的虚拟仿真、知识图谱、多模态生成功能,有益于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场景的构建:一是在课堂教学上,教师能够按照教学大纲生成授课视频、章节摘要和多语种字幕,搭建多模态、沉浸式的教学场景,由此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二是在实践教学上,可运用智能体技术和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虚拟实践场景,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跃升,不断增强互动性、体验感与感染力。如,华中师范大学聚焦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知识学习与研究为主体内容,推出了以张耀灿先生为原型的思政课数字教师,让枯燥的思政课堂变为生动叙述和沉浸式的体验场景。

4. 教育评价维度: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科学化发展和评估精准化转型

高质量的政治教育离不开科学的教育决策。凭借强大算力、超大存储空间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思政智能体能对既有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和逻辑推导,辅助主管部门和教师进行科学决策,合理化解思想政治教育中遇到的决策难题。

一是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智能体为人类决策革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空间,借助机器在海量信息中的萃取能力,个体将有机会跨越自身认知局限,获得更全面、更客观的决策依据。基于“智能导师”功能,智能体可以帮助教师剖析学生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参与度等学习数据,并在课前做好教学决策和教学设计、在课中适时调整教学策略和难度等级、在课后提供有针对性的辅导建议。

二是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科学化水平。智能体技术具备的多维度记录、立体化分析“教”与“学”能力,有助于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全时-分类-多维-融合”的评价方法,实现从散点化分域评价走向全景式全息数据观测^[18],由此大大增强教育评价的精确性与可靠性。首先,量身定制评价指标体系。在学生学习轨迹与行为数据分析、比对、整合和加工的基础上,智能体能为学生生成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并将其与标准化评价指标相结合之后建立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对多轮对话进行评价和结果校对。利用检索增强技术(RAG),思政智能体能将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过程记录等转为向量知识,自动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按照其个体思维特点生成多个备选评价方案,通过借助多轮人机对话进行检验和核实,以提升评价的准确性。最后,生成个性化评价报告。基于多智能体协同,经过一系列人机对话的评测和验证,智能体能为学生绘制学习“画像”报告,帮助其全面认识学习方面的不足。

二、智能体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潜隐风险

“数字技术背后存在多重逻辑,其中一些具有巨大的解放潜力,另一些则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风险。”^[19]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智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引入技术变革因素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消解、知识内容污染、理论实践背离和师生情感淡漠等风险挑战。

1. 主体隐匿化:技术依赖引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消解风险

教育主体的主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在智能体强大的教育内容生成能力和算法系统的持续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在不自觉中产生对智能体的工具依赖性和思维惰性,导致主体性权威沦陷。

一方面,技术依赖可能解构教师的主导性地位。教师扮演着知识传授者、学习引导者、效果监督者等角色,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筛选和传授,而智能体的“智能助教”能帮助其查找教学资料、拟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案及制作教学演示文稿等,能将教师从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然而,一旦教师迷失在智能工具制造的有效性幻影中,满足于“信息迁入、代码驱动、算力运行、深度学习、数据输出的智能逻辑”^[20],会使其在不自觉中把教书育人和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交由机器操控,失去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把控。长此以往,智能体将从辅助教师的“助手”转变为教学的“决策者”,教师则从教学活动的“主导者”转变为机器驱使下的“傀儡”,导致权威地位的旁落、决策权的交付和主导角色的缺位。

另一方面,技术沉溺可能削弱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相较于传统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知识问答等工具,智能体有着更强大的语义理解、图文生成和精准分析能力,很容易就让学生对其产生路径依赖。对智能体生成答案的过度迷恋,会让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沦为接受知识投喂而不加思考的机器,失去对学习内容的深入思考和辩证分析。若长期沉溺于这种“被动接受式”教育中,会让学生思维结构固化,丧失自

主学习和思考的动力和能力,影响系统思维、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结构化思维的培养,从而影响其全面发展。

2. 内容碎片化:异构数据危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体系

完整准确的内容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功能的基石,而基于海量异构数据的内容生成机制,智能体生产的往往是片段化、通用化的信息内容。与此同时,受语义理解偏差、智能技术缺陷和语料数据错误等因素的影响,智能体也会生成大量的虚假性和误导性信息,从而损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正确性与完整性。

一是离散化、通用化信息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智能体“所生成的对话内容实质上是各种离散性信息的海量集合”^[21],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内容的整体性和逻辑的连贯性,具有典型的片段化、模式化等特征,而离散化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聚合性要求是相背离的。这是因为智能体生成内容非连贯的叙事形态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系统化、体系化叙事等要求,难以实现整合认知和形成共识的目的。此外,通用化语言组织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要求相背离,因为智能体生产的信息资源主要是未经批判反思和系统加工的普适性、通用性内容,并不能凸显思想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专业性,很难实现深度的思想启迪与价值引导。

二是误导性、歧视性信息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治理功能。智能体生成内容的内在机理是基于词元的“统计预测”,既不能完全辨别数据来源真伪,也不能准确理解自然语言的真正内涵。其中,分辨能力不足会让智能体难以甄别输入内容的真实性 and 可靠性,导致生成内容非但无法起到正本清源的正向引导作用,还可能累积并放大认知偏差。而理解能力不足则可能使生成内容出现误读误解,如智能体常常只是重复数据训练中发现的语言模式但并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由此很容易生成大量看似合理却实际上错误的信息,产生大模型“幻觉”问题。在歧视性内容方面,从底层逻辑和数据基础来看,智能体生成内容必然受训练数据承载的价值观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在智

智能体技术和语料库建设上具有先发优势,“国内互联网中文语料的质量和规模均大幅低于英文语料,英文文本和数据资料是中文的8倍左右”^[22]。因此,智能体生成的内容必然会烙上西方国家认知偏好和价值观念,不断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3. 方式疏离化:虚拟交往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断裂

实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旨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链接,达成教育内容的内化与外化。智能体技术提供的便利化工具和虚拟化交往,不仅会使教师迷恋于景观化的教育方式,也可能让学生沉迷于抽象实践而不能自拔,导致理论与实践、现实与虚拟的疏离。

一方面,教育方式景观化致使理论与实践关系出现异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教师过于偏重技术手段和新颖教学方法的使用,陷入重度技术依赖,会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实践指向转化为外在的“装扮”,丧失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教育形式化将原本动态的、从实践中来并指导实践的教学互动简单化为静态的手段堆砌和知识拼接^[23]。与实践相分离的教育方式必然会导致教育形式化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只关注事物表象而不分析其本质的景观,从而阻断了实践与教学的相互佐证,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化思考、树立理论自信的初衷。

另一方面,数字交往虚拟性消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成效。基于大模型、数字人、虚拟仿真等技术手段,思政智能体能够营造沉浸式具象化的虚拟实践空间,为学生带来“在场感”“临场感”等学习体验,但这也可能让学生逐渐养成用“身体”而非“思想”接收和感知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习惯而产生“感知沉迷”。如果长期沉溺于这种虚拟实践空间,用数字交往替代师生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真实互动,师生将会逐渐演变为虚拟化的数字分身。在这种情况下,时空的无边界切换和具象化场景、内容、信息的不断挤压,将会阻碍学生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获取真知、锤炼品质。

4. 情感淡漠化:情感遮蔽诱发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探讨理论的深度、实践的力度,更要注重情感的温度、情怀的厚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站在真实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面对面地、坦率地进行宣讲”^[24]。通过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式输出,智能体在情感表达上较之以前的聊天机器人产品实现了跨越式提升,但仍然存在情感盲区和人工情感等弊端,会呈现出“有精度、缺情感”“有个性、缺文化”等莫拉维克悖论尴尬现象。

一方面,情感盲区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体验。源于大数据算法、逻辑模型与程序编码运行的技术交互,智能体可以模拟师生的思维决策和情感反馈,但由于生物神经元固有的可变性限制使参数难以量化,导致现有技术水平下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并不能全面捕捉人类的情感心理、思想波澜和性格差异等复杂情绪,很可能形成认知参与、情感遮蔽的盲区。当思维观念的碰撞被程序单一的算法所替代,原本体现智慧和情感的师生关系将转变为冰冷的、程式式的人机关系,导致师生之间共情能力的下降与缺失,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人工情感诱发了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混乱。人工情感是指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情感,使机器具有识别、理解、表达和生成各种情感特征的能力,从而能理解人的喜怒哀乐并见机行事^[25]。智能体能够基于情感计算模拟人类的神经网络认知,生成具有高度“欺骗性”的人工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机互动过程中形成人机共情的“幻觉”,而师生一旦迷失在这种人工情感之中,就会与真实的情感交往渐行渐远,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浸润等感性向度出现缺失。

三、智能体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完善策略

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本遵循,而智能体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潜在风险为思政智能体应用的进一步探索明确了目标方向。一体推进育人理念转型、语料库建

设、智能体技术研发和情感温度提升,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外部驱动力和内生动力的深度契合,从而规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消解、内容单调、实践断裂和情感淡漠等问题。

1. 塑造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使命是培育“人的完整性”,而思政智能体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导致人才培养面临着工具化倾向加剧、价值理性萎缩等危机。对此,要坚持以价值逻辑统合技术逻辑,全方位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达成技术与价值“共轭互济”的育人使命,实现人才培养的人本价值回归。

一方面,秉持以人为本理念,积极推进思政智能体实践探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提出建设“人类主导、主体适用的互动性应用”的教育实践应用框架,这就意味着要防范和化解主体性消解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为中心的原则塑造人机交互教育关系。因此,在思政智能体实践探索中,应避免价值错位,警惕学生主体精神的成长缺失和教育本质功能的忽视,积极发掘被技术理性遮蔽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不断彰显师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确保技术进步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向同行。另一方面,激发师生主体性自觉,综合提升数字素养和专业素养。全面提升师生的智能思维、数字意识、知识技能和责任伦理等数字素养和专业能力,是重建师生主体性的关键所在。为此,一是要加强教师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培养。教师要主动适应智能体环境下的新角色、新任务和新使命,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知识呈现者向学习情境创设者、课程执行者向创新引领者的转变。要积极参与思政智能体的技术开发与场景应用,熟悉并掌握智能体在教学中的功能特点、创建方法和应用技能等。二是要加强学生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理性思考和辩证分析能力培养。可通过增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举办智能体专题培训等方式,向学生普及智能体的基本概念、生成原理、关键技术和潜在风险等知识,提高其思政

智能体的应用能力、价值甄别能力及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免疫力。

2. 补齐智能体数据语料短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思政智能体高度依赖专业化的数据,搭建语料库是智能体研发和应用的基础,构建海量的、可靠的、高质量的思政教育语料库有助于提升大模型训练的质量,为思政智能体提供准确稳定的知识结构和语言模式,丰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一是加强语料库建设,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生态。思政智能体的语料主要包括通用语料和专用语料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文本、图像、视频等多模态信息,如时政新闻、理论文章、书籍内容、网页文本和百科知识等;后者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法规政策、政府公告、专业理论、学术论文、图书教材、研究报告、英烈事迹、历史事件和新闻评论等。因此,一方面要加快人工智能领域中文通用语料库建设,即构建具有生态效度的多源异构数据集,从整体上改变中文数据语料总量较英文数据语料不足的状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多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语料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快补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语料短板,可在激励和优化模型中健全价值观识别机制、优化大模型训练数据集选择、增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资源,同时鼓励 DeepSeek、豆包、文心一言、通义千问、讯飞星火、Kimi 等通用大模型增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的数据,以不断充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语料库。

二是强化训练数据治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数据集质量。预训练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思政智能体的性能,在充实思想政治教育训练数据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系统化的数据治理,去除低质量数据、重复数据、有害数据和个人隐私等内容,以确保数据语料库的安全性、可靠性与价值性。典型的数据治理方法包括质量过滤、冗余去除和隐私消除等。其中,质量过滤是通过训练文本质量判断模型和精心设计系列规则来剔除思想政治教育数据集中的低质量数据,

以保证生成内容的可靠性;冗余去除主要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等方式,去除预训练数据库中的重复数据,以改善大模型训练效果、提升思政智能体性能;隐私消除是指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中包含的敏感信息或师生隐私信息,采取数据脱敏、去标识化、数据掩码等方法进行删除处理。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治理还要加强数据监察,畅通信息检索渠道和数据监察程序,避免数据库受到“数据投毒”和“数据污染”等,以确保生成内容具备正确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属性。

3. 构建智能体技术生态,健全法规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

技术生态是智能体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基础和关键要素,智能体技术生态包括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两个方面,前者指代技术自身的发展和技术群联合研发,后者则包括制度生态和技术伦理等内容。

从技术内部生态来看,要强化技术突围,破解智能体自身的技术局限。政府部门、教育部门、技术研发机构和相关企业等要聚焦智能体技术攻关和技术落地,探索自主式构建路径,为思政智能体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如,教育部门和政府机构应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算力中心、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研发机构和头部企业要积极推进智能体核心算法、关键设备、高端芯片和应用场景研究和开发;高校和部分研发企业应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深化合作,主动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诉求,搭建智能体广场,拓展课程设计、备课助手、课堂助教、作业测验、课后复习和在线考试等应用场景,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增效。

从技术外部生态来看,要针对智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伦理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问题,健全责任伦理体系、规范数据安全政策、制定安全合规流程、健全安全技术架构。要严格遵循《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要求,逐步完善思政智能体的制度规范、技术规范、伦理规范及准入标准,对思政智能体的应用进行有效规制。与此

同时,还要加强算法设计、系统开发和场景应用等环节的伦理审查,明确思政课教师等各主体应用智能体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防止人工智能“幻觉”、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等潜在风险。

4. 厚植思想政治教育情怀,增强人机交互过程情感温度

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6] 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作,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动人”。针对智能体潜在的情感盲区 and 人工情感风险,要厚植教育情怀,增强人机交互温度,以应对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人文精神迷失、情感关怀空缺和自我价值消解等挑战。

一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情感素养,增强主体间的情感体验。情感素养是指个体在情感层面的觉察、理解、表达能力,及运用合适的情感策略来应对和调节情感的素质和技能。教师的情感素养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一方面,教师不仅要利用智能体“传道授业解惑”,还要主动增加教育过程的情感投入,强化与学生的心灵沟通与情感互动,增强师生双方的亲密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教师要提升利用智能体进行情感内容创造和传播的能力,采用寓教于情和育人于情的方式将智能体作为增进主客体情感沟通的桥梁,丰富师生的情感体验。此外,还要注重师生线下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在实践中增进师生的情感归属,避免教育过程中的“情感冷漠”。

二是要强化智能体的人文观指导,提升人机交互的情感温度。人文观是“一种以人文性关怀为基础、以与万物和谐共生为原则、适度应用和适时拒绝人工智能的思想活动”^[27]。加强对智能体的人文观指导,将丰富的情感共识融入思政智能体的研发和应用过程,对于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引导师生理性看待智能体所带来的情感遮蔽。要明确人机交互的情感原则,厘清其中的虚假因素,提升师生对人工情感操控趋向的识别能力和过度约束的突破能力,避免陷入情感理解、表

达和调适的单向度陷阱。其次,提升思政智能体应用场景的情感温度。要从情感需求出发,打造充满关怀、理解与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情感元素有机融入思政智能体的设计应用、智慧校园的整体空间规划和智能教室布局等环节,为师生之间的情感理解和情感共鸣打造有温度的场域。最后,以人文观为导向促进情感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要借助人文教育和伦理精神教育的滋养,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学生情感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融合贯通,提升思政智能体交互的共情能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2019-05-17(01).

[2] 卢岚. 从互联网到 ChatGPT: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J]. 探索,2023(2):163-174.

[3] 温旭. 基于大模型的思想教育数字化转型论析[J]. 思想理论教育,2025(10):84-90.

[4] 苏玉波,李浩. 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1):42-49.

[5] 夏欣,秦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指向与现实路径[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6):66-72.

[6] 陈东利,刘映芳.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五重论域[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5):73-85.

[7] 李英震,周兴华.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7):168-173.

[8] 徐振国,刘志,党同桐,等. 教育智能体的发展历程、应用现状与未来展望[J]. 电化教育研究,2021(11):20-26.

[9] 刘明,杨闽,吴忠明,等. 教育大模型智能体的开发、应用现状与未来展望[J]. 现代教育技术,2024,34(11):5-14.

[10] 宋晔,孙红. 教育智能体应用的风险及其规制[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5,24(3):62-70.

[11] 吴永和,姜元昊,陈圆圆,等. 大语言模型支持的多智能体:技术路径、教育应用与未来展望[J]. 开放教育研究,2024,30(5):63-75.

[12] 普拉文·巴拉尼沙米. 深度强化学习实战:用

OpenAI Gym 构建智能体[M]. 洪贤斌,汤奎桦,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1-2.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EB/OL]. [2025-10-23]. <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5/1021/MAIN1761038973801E6DI0GFPDE.pdf>.

[14] 帕特里克·温斯顿. 人工智能[M]. 崔良沂,赵永昌,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0.

[15] 朱珂,卞茗慧,张瑾. 在线协作知识建构情境下多智能体促进观点涌现的机制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2025(2):74-84.

[1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N]. 人民日报,2025-11-30(01).

[17] 程琼,刘宏达.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构建及其风险防范[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8):87-95.

[18] 周远.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准化:价值、困境与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5):127-134.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112.

[20] 王立群,杨芸伊.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生成、风险及应对[J]. 湖南社会科学,2022(4):166-172.

[21] 冯琳,倪国良.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J]. 思想教育研究,2024(2):46-53.

[22] 李兴腾,冯锋,黄鹂强. 突破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数据瓶颈”——构建国家级语料库运营平台的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40(3):522-529.

[23] 李霄,秦在东. 高校思政课教学异化的景观表征与消解路径[J]. 大学教育科学,2024(5):28-35.

[2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4.

[25] 肖峰. 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91-97.

[2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27] 李芒,张华阳. 对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的批判与主张[J]. 电化教育研究,2020(3):29-39.

The Logical Pathway of Agent-Driven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MI Huaquan, LIU Yuli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bstract: Agents are the primary application form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rge models into real-world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ool invocation, workflows,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gents rapidly comprehend and respond to practical needs, thereby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large models.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ely and prudently utilizing various types of agent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veraging their strengths in intent understanding, task planning, and reasoning-based decision-making, agents facilitate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concept innovation-knowledge production-scenario expansion-evaluation transformation”. This effectively promotes personified interaction and in-depth dialogue among subjec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personalized 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ubiquitous expansion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precise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Consequently, this leads to a holistic reshaping of the paradigms and fo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agent technolog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aces risk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subjectivity due to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caused by heterogeneous data, the alienation of methods resulting from virtual interactions, and the emotional detachment induced by a lack of humanistic element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requires shaping a people-oriented value philosophy, enhancing the competencies of subjec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dressing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rpus of intelligent age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riching the content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agent technology ecosystem, improving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fostering a deeper sense of commitmen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emotional warmth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gent; large model;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ecosystem;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